

闽台地区回族、畲族的妈祖信仰

陈支平

(厦门大学 国学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重点调查福建泉州回族郭氏家族和丁氏家族, 以及台湾蓝氏家族的妈祖信仰, 叙述现状并追溯其历史。指出研究闽台少数民族崇拜妈祖现象, 对认识文化的超越与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 以及对深化南中国区域文化变迁史的整体考察等方面皆有意义。

关键词: 闽台; 回族; 畲族; 妈祖信仰

Mazu Belief of Hui and She in Fujian and Taiwan

CHEN Zhi-p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observes the Hui people, Guo family and Ding Family in Quanzhou of Fujia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azu Belief of Lan family in Taiwan. It points out that national minority worships Mazu. Their agreement on culture is one of the basic factors of reun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It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epening the overall observation of history of culture change in south China.

Key words: Fujian and Taiwan; Hui; She; Mazu Belief

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 有些民族如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等, 宗教信仰是这个民族赖于存在的文化基础, 宗教信仰的改变被视为民族的最大耻辱。然而在福建的沿海地区, 无论是外来的回族, 还是土著的畲族, 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 其中包括妈祖信仰崇拜。为此, 本人在从事闽台区域历史文化史的田野调查过程中, 也关注了这一问题。下面, 就笔者近年来的调查所得, 略作整理叙论如下。

一、泉州回族郭氏家族的妈祖信仰

泉州回族丁氏、郭氏家族是宋元时期从中东地区来华经商而定居于此地的阿拉伯人的后裔, 宋元时期, 因海外贸易的发达, 来华经商的阿拉伯

人就在泉州等沿海地区立稳脚跟, 并一度掌握了泉州的政治、经济大权。由于政治与经济的需要, 这些回族人较早便与汉文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元明鼎革之际, 泉州等地的回族人一下子从统治者的地位落入被歧视的少数民族地位, 切身的感受使他们认识到重建姓氏威名与家族声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于是, 把自己融入汉人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就成了这些阿拉伯人后裔在当地立足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本次调查的回族后裔郭氏家族, 聚居在惠安县的白崎乡一带。元明易代, 郭氏家族为了适应政治社会的变迁, 迅速把自己塑造成与汉人家族没有太大差别的地方家族之一。本来, 作为从中东阿拉伯人的后裔, 他们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姓氏的, 但

收稿日期: 2014-09-05

作者简介: 陈支平(1952-), 男, 福建泉州人, 教授, 博导, 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

是在这关键时刻，所有的泉州沿海一带的回民包括郭氏家族在内，纷纷把自家的姓氏改为汉姓。^[1]依照穆斯林的习俗，回族对于死去祖先的崇拜是比较淡薄的，明朝在福建的统治一经确立不久，回族郭氏家族就在白崎一带建造了自己的宗祠。所谓“埭上宗祠，位于白奇（白奇，原称白崎、今称百崎）回族埭上村，乃白奇郭氏回族始祖仲达公于明洪武初年所建。公初来自崎舖即定居于兹并在此供奉先祖牌位，为白奇回民最早之宗祠。之后仲达公携眷迁居白崎村，则令四子仕敏公留守于此，由是斯祠也成了仕敏公哲嗣钦赐捕盜官郭谏评暨诸昆仲之故居。后人前来瞻仰故居时，缅怀郭谏评及乃父之业绩，曾撰联以赞：‘两世同驱倭，伟绩昭明室；诸昆共创业，宏基启智房’。”^①接着，郭氏家族开始修撰本家族的族谱，并且在明代前期的正统年间颁发于族内各房。其本木水源、明昭穆序尊卑的修谱理念，大致抄仿于汉人的族谱，其受到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郭氏族谱·族谱引》所称：“古者国必有史，有家者仿之而为谱，则谱乃史之遗也。史自司马以至班、范诸家，有传，有世，有表，有书，有志，其体详矣。”则已明言他们的修谱是直接溯源与汉民族“国有史、家有谱”的文化传统。建盖祠堂，敬宗祭祖，一如汉民；至于对于他们的祖先，更是大违其初，都变成了中原地区郭氏望族，即唐代中期平定安史之乱而闻名于世的郭子仪的嫡传汉人的后裔。^[1]

在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方面，这些阿拉伯人的后裔家族，也开始仿效汉人家族，进行多神、杂神的融通崇拜，其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反而被大大淡化。与此同时，福建湄洲的妈祖信仰，在元代政府和明初政府的推动下，迅速在福建各地普及开来，并且向全国的其他地区传播。于是，素有海上经商传统的阿拉伯人后裔郭氏家族，也很快接受了妈祖的信仰，开始崇拜妈祖。

现在惠安百崎乡郭氏家族有一座妈祖庙，坐落在埭上自然村，当地俗称“埭上天后宫”。据说这座埭上天后宫初建于明代初期的永乐与宣德年间（1403—1435），原为一小宫庙，清康熙年间（1662—1722）才扩建成现在规模，后又数度重修。

埭上天后宫的兴建与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有

着一段传奇的故事。明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奉旨第五次下西洋，船队在泉州刺桐港候风。郑和是回族人，不仅信仰伊斯兰教，还信仰佛教、道教。尤笃信妈祖，所以他几次下西洋都到当地有妈祖宫的地方去朝拜，祈请妈祖保佑他船队一路顺风，平安到达目的地。船队的船上除挂着“大明钦差总兵郑和”的旗帜外，还插着妈祖的神旗。2005年郭氏家族重修埭上天后宫时，立有《埭上天后宫重修记》，该记略云：

埭上天后宫，始建于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初为一小庙，坐落本村原清真寺前。庙前有一大池，约亩余。俗称宫潭、妈祖潭。池水清澈晶莹，从不干涸。

相传本村信奉妈祖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关系。郑和系回族，既信仰伊斯兰教，亦信仰佛、道两教，尤其虔诚信仰妈祖。每次下西洋，所经之地若有妈祖庙，必亲自到庙祈求平安。第五次下西洋，船队停泊于刺桐港候风，获悉白奇乃其同族，即亲临视察，看到白奇乏地耕种，遂举官兵围海筑堤造田。时值台风大潮之际，堤岸屡遭冲击，几濒崩塌。郑和手举妈祖神旗，亲临指挥，遏止狂涛。堤成后吾村先辈见妈祖如此灵验，请其留下神旗，筑小庙祀之。

尔后，境泰民安，四时祥和。咸感妈祖圣德醍醐，坤仪显耀，信者益炽，香火愈盛。清康熙年间，由乡贤倡议，醵资扩建，塑大妈、二妈神像供奉。斯时，庙门因故偏西，配上周边特异景物，却也独具风格，历经三百余载，世事沧桑，然圣德流芳，俎豆馨香，长期炽盛。乙丑年（一九八五）冬，村中有识之士，再度倡议重修，又增塑三妈神像供奉。……今夏，村中有识见者倡议扩建重构，得到各方相应，金允赞同，遂即成立筹建组。着手擘划。海内外仁人志士，善男信女，相继慷慨解囊，共襄胜事。^②

重修过的埭上天后宫，坐西北朝东南，建筑面积300 m²，由上殿（主殿）和下殿（香案殿）组成，硬山式屋顶，大门偏西，宫前有水域8 000 m²的大水池，俗称“金潭”“妈祖潭”。相传清乾隆年间（1736—1795），妈祖到她娘家“谒火”回来，跳过跨度近百米的这口大潭。

埭上村的现有居民，有98%属于回族郭姓族人，2%是早先从外地迁来的异姓。分为4个队，做

活动时,每个队卜三个头,四个队共 12 个头,三年卜一次。翻建后去湄洲进香 5 次。宫里奉祀三尊妈祖(参见图 1),大妈是湄洲妈,二妈是从仙游分来的,三妈是从惠安张坂镇下洋分来的。年节来烧香的人多,如初一十五,村人都会来。农历九月初九做佛生日,去湄洲进香,回来演戏,办宴桌。三月二十三没有活动。宫里的壁画是仙游祖宫送的。二妈是仙游来的,是一个降神的人说的,他说出了仙游哪个宫是祖宫,后来组织去那里进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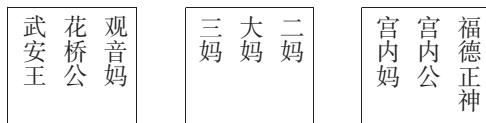


图 1 墉上天后宫奉祀的神灵

墉上天后宫是否真的是因郑和之故而修建,如今已经很难考究。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现在墉上村的郭氏家族中,依然保存着郭氏先民围海造田的遗迹,并且至今依然是当地农渔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水利设施。在数百年的回民风俗演变中,因而也形成了“堤岸节”的民间节日。据传“郑和这次下西洋是到忽鲁漠斯等国,他听说港对面的百崎有先辈从阿拉伯或波斯来的回族群众,就前来探望。百崎回民在码头筑亭(当地回民称接官亭,现保存完好)迎接,当郑和得知百崎回民土地少,人丁多,生活有些困难,就发动士兵与当地群众一道筑堤造田,建村庄。但正遇六七月台风大潮季节,海堤多处缺口,郑和挥动妈祖旗现场指挥。经过多次与暴风雨搏斗,终于在农历八月十五日把两条海堤建成(分别为 700m、60m)。当地回民为感谢郑和军,炸了“油香”前去慰劳。后来就是墉上村每年最隆重的节日——“堤岸节”。这两条海堤也称为“郑和堤”(现保存完好)。”²² 墉上村从明代至解放前夕,商船、渔船有几十艘之多,他们船上都供奉“海上女神”的神像和香火。所以现在百崎郭氏家族的五个房份中,惟有墉上村把妈祖作为境主。所谓“境主”,就是村落保护神。这就说明这里的回族郭氏家族,已把妈祖的神格提升到高于伊斯兰教自身宗教的层次之上了,并且演化成当地民间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郑和是否到过墉上帮助郭氏家族修筑堤岸固然不可考,但是郑和

在下西洋经过福建的时候,作为穆斯林信徒,他确实祭拜过妈祖。这一事实说明早在明代前期,至少在中国的南方,从国家的政策到官员及民间的认知中,对于伊斯兰教、佛教及民间信仰等不同的宗教,并没有存在过于明显的宗教畛域。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宗教”这一特定的政治与社会名词,不同的神灵崇拜是可以在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之下共存与融合的。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们,过于崇信西方的“宗教”与“民族”的理论,并且不时地予以实践。时至今日,人为的民族畛域和宗教畛域将会越来越困扰着中华政治与社会。

二、泉州回族丁氏家族的妈祖信仰

回族丁氏家族聚居于现晋江市陈埭镇一带,其中西坂村西锦娘妈宫,就是当地著名的天后宫。这座天后宫里面所崇祀的神灵,除了主祀神妈祖和三夫人妈之外,还有众多的佛教和道教以及不知来历的神灵。其分布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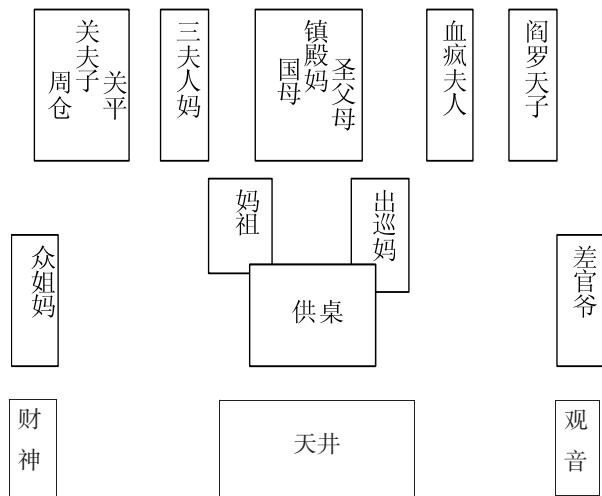


图 2 西坂村西锦娘妈宫所崇祀神灵分布示意图

庙中所祀的国母不知来历。三夫人妈即是陈、林、李三夫人。陈夫人又称临水夫人妈(767—792),姓陈名靖姑,或名进姑。一说宁德古田人,一说福州下渡人。传说她与林纱娘、李三娘义结金兰,并一起赴闽山学法,师承许旌阳真人。三姊妹得道之后,合称三奶夫人。三夫人的尊号很多,有顺懿夫人、慈济夫人、顺天圣母、天仙圣母等等。三夫人和妈祖是目前闽台两地最重要的女神崇拜,一个成了海上保护神,一个成了妇幼保护神。因此在福建

地区有“莆田有妈祖，古田有靖姑”之称，本宫之妈祖和三夫人妈同为主祀神名曰娘妈宫，正是出于这一缘故。闾山派中，有一批道士，奉临水夫人等三位结义女神为宗师，以红头巾作为标记，称作“三奶派”“夫人派”，又称“红头法师”。而另一部份道士则将法主公奉为宗师，并以黑头巾作为派系之标记，台湾人称之为“乌头法师”。

三夫人妈的香脉来自泉州东岳庙，历史上西锦娘妈宫也称为小东岳。每年都有去古田临水宫祖庙进香。血疯夫人和阎罗天子分灵也自泉州东岳庙。关夫子是翻建宫庙时新增的，请师父装塑，再去泉州通淮关岳庙过炉。天井两侧壁下还奉祀财神和观音，财神也是去年翻建时增塑的。

西锦娘妈宫虽然把三夫人妈和妈祖同奉为主祀神，但是由于三夫人妈信仰除了护佑妇女儿童注生保胎之外，还演变为驱鬼镇邪的“红头法师”的宗师，显得过分威严神秘，而妈祖则始终一派慈祥和气的景象，因此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妈祖似乎更让人宽心亲近。于是，逐渐地，妈祖更成为村中民众祭祀与迎神赛会的不二神明。从上面的宫内神像排列示意图中可以看到，主殿的前面还有一尊“出巡妈”，正是丁氏族人们用于迎神赛会、巡视四境祈求平安的偶像。

正因为如此，妈祖也就成了合境村人的保护神主神，故亦称“境主神”或“挡境神”。当地西坂村的居民百分九十多均姓丁，姓陈的有三四户，姓黄的一户，姓曾的三户。陈埭西坂村一带居民虽然绝大多数是回族的后裔，但是当地得民风习俗及民间信仰完全汉族化。只有祠堂祭祖时才有请阿訇来，有伊斯兰教的仪式。每年去湄洲进香，三月初一卜定日子，一般会在三月十九或二十。回来刚好三月二十三给妈祖做生日。进香活动由管委会负责组织。由于陈埭回族乡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经济发达乡镇，经济实力雄厚。故于2011年翻新这座天后娘妈宫时，仅重建宫庙一项就花费人民币300多万，加上其他费用，总共不下500万元。

重修过的西锦娘妈宫，两边墙上嵌有三块石碑，分别为《西锦娘妈宫重建之前历次维修捐资捐物芳名录》《本里阿姑西锦娘妈宫重建捐资芳名录》和《西锦娘妈宫重建捐资芳名录》。兹把《西

锦娘妈宫重建捐资芳名录》的前84位捐资人的名字及捐资数额抄录如下：

丁路二十万元	丁伟健十一五万元
丁文解一十二万元	丁火炎一十一万元
丁志虎一十一万元	丁联辉一十万元
丁清渊一十万元	丁剑锋一十万元
丁加建一十万元	丁灿阳一十万元
丁炳坤一十万元	丁和平、蔡惠珍一十万元
丁荣付五万元	丁贵水五万元
丁志强五万元	丁金彻五万元
丁辉煌五万元	丁建康五万元
丁火木五万元	丁金山五万元
丁冰魁五万元	丁成奎五万元
丁文玉五万元	丁颂鲁五万元
丁蛤目五万元	丁建胜三万元
丁志桑三万元	丁振元三万元
丁致财三万元	丁信息三万元
丁信德三万元	丁信徒三万元
丁信助三万元	丁长源三万元
丁良锦三万元	丁金联三万元
丁长圣三万元	丁清水三万元
丁国栋二万二千八百元	丁金章二万二千元
丁怀展二万二千元	丁火星二万元
丁龙辰二万元	丁辉煌二万元
丁建涛二万元	丁则友二万元
丁则恭二万元	丁则文二万元
丁则辉二万元	丁文初二万元
丁明灿二万元	丁明晓二万元
丁江沙二万元	丁建从二万元
丁天宝二万元	丁辉二万元
丁秋生二万元	丁树阳二万元
丁振星二万元	丁建发二万元
丁华友二万元	丁景发二万元
丁金烟二万元	丁友德二万元
丁泉龙二万元	丁清标二万元
丁镇国二万元	丁清来二万元
丁群雄二万元	丁红九二万元
丁泉成二万元	丁春木二万元
丁彬彬二万元	丁颂俭二万元
曾胜凯二万元	丁瑞芳二万元
丁飞宇二万元	李贵水二万元
丁马挺二万元	丁火胜二万元
李柏二万元	丁清河二万元
丁明峰二万元	丁火辉一万元
.....	

在这块《重建捐资芳名录》里,共记录了331位捐资人的名字,捐资数额从二十万元至二千元不等,二千元以下者不登录此碑文。捐资人除了大部分为当地居民之外,还有少部分由本地迁居香港、澳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族人。在上面抄录的84位捐资人中,即20万元至2万元的捐资人中,属于回族丁氏家族的人员多达81位,其余三位分别为曾姓一人,李姓二人。在未抄录的捐资1万元以下至2000元的247人中,除了曾、李二姓外,还有陈、吴、万、赖、林、张、许等姓氏,共11位。丁姓之外的杂姓在捐资人芳名录中大约仅占有4%的比例。这一比例正好与陈埭西坂村的居民姓氏比例基本吻合。通过这一数字的比对,可以知道这里的天后妈祖崇拜,是由回族丁氏家族撑持起来的。至于这座娘妈宫的理事会,则完全是由回族丁氏家族的族中长辈及族中较有社会地位与财力的族人担任。

三、台湾蓝氏家族的妈祖信仰

随着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居民的迁移台湾,妈祖信仰也在这一时期传进台湾岛内,并且在台湾岛内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迄今为止台湾岛内最为重要的民间崇拜神祇。在妈祖信仰传入台湾的过程中,祖籍福建漳州的畲族后裔蓝氏叔侄兄弟,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今分布在台湾各地的妈祖圣庙,数以千计,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十大妈祖庙为:1)澎湖天后宫,2)鹿港天后宫,3)台北关渡天后宫,4)台南大天后宫,5)台南鹿耳门天后宫,6)云林北港朝天宫,7)台中万春宫,8)大甲镇澜宫,9)嘉义配天宫,10)高雄旗津天后宫。其中和军事有关,作为战舰旗舰的镇舰妈祖,后来成为地方信仰中心—妈祖庙的镇庙妈祖,共有三个:1)台南鹿耳门天后宫(其主神为郑成功座舰的镇舰妈祖);2)鹿港天后宫、台南大天后宫(其主神为蓝理所请湄洲祖庙开基二妈,为施琅座舰的镇舰妈祖);3)台中万春宫(其主神为蓝廷珍所请湄洲妈祖阁的三妈,为七日平台座舰的镇舰妈祖)。由此可知,在台湾的十大妈祖庙中,有三座是由畲族蓝氏后裔即蓝理、蓝廷珍、蓝鼎元所奉请入台的。

蓝理,表字义甫,字义山,祖籍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赤岭畲族乡人。生而魁伟,自幼习武,精通刀、枪、矛、盾等各种兵器。施琅兴师征台,闻理英勇,奏请随师征台,檄署“提标右营游击”领前队先锋。据《鹿港天后宫简介》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将军平台时,恭请湄洲祖庙开基妈祖神尊护军,由部将蓝理请神尊于船上顺利登陆,凯旋班师回朝时,其族弟施启秉、族侄施世榜父子,虔诚恳留圣母神尊入庙奉祀,施琅将军并恭献匾额‘抚我则后’一方,以谢神恩。”1928年天后宫重修时,鹿港罗君蓝撰写序文亦云:“鹿港圣母之宝像,乃是康熙二十二年施靖海将军之戎幕僚蓝理,同湄洲之僧恭请而来,俾鹿崇祀,至雍正三年始建此天后宫”。彰化县政府在对于鹿港天后宫的介绍文中,也传述了蓝理奉请妈祖入台的史实:“鹿港天后宫创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系台湾最早之妈祖庙。相传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东征平台,派部将蓝理至湄洲妈祖祖庙,恭请湄洲妈祖护军渡海,该神像原寄奉现台南大天后宫内,施琅班师还朝之际,其族弟、侄施启秉、施世榜,恳请留台奉祀。该妈祖神像为湄洲现存唯一仅有之开基妈祖,为六尊开基妈祖之第二尊,故俗称‘二妈’。鹿港天后宫于雍正三年(1725)由施世榜献地迁建;诸信徒捐献盖庙,以砖瓦扩建;隔海正对湄洲祖庙,故承袭祖庙之宫名,称天后宫。”^③

再看有关台南大天后宫与蓝理的渊源关系。根据《台南大天后宫简介》等台南文献资料的记述,台南一带是福建妈祖信仰最先传入的地方,所谓旧志载明宣德间(1426—1435)三宝太监郑和将妈祖香火引至大井头,世传其为湄洲妈祖播台之始。南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临济僧济沤遵明宁靖王朱述桂遗嘱,将其府改为天妃神祠,奉祀天妃妈祖和观音菩萨。是年八月,施琅渡海攻台,明郑投降。施琅攻占台湾后,即进驻宁靖王府,将观音神像移正室右侧的监军府,今观音殿内。施琅鉴于台湾先民深仰妈祖之灵异,为收买人心,派其部将蓝理至湄洲妈祖祖庙所请护军渡海的祖庙妈祖,奉祀于正室中。并以妈祖显佑济师,奏请朝廷诰封妈祖,并奏请康熙将王府改建为妈祖庙大天

妃宫以示不居功，八月康熙准奏。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诏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大天妃宫也随即改名为大天后宫，是台湾妈祖庙号中最早称天后宫者。^④

蓝廷珍（1663—1729），字荆璞，祖籍也是漳州市漳浦县畲族乡人。蓝廷珍年少时，投奔时任浙江定海镇总兵蓝理麾下。日习骑射，舞戈扬盾；且擅长火攻，枪炮几乎是弹无虚发，深得蓝理的器重。以善捕盗，历迁温州镇右营游击；因屡立战功，擢升为澎湖副将，不久又授予南澳镇总兵之职。康熙六十年（1721）夏，台湾朱一贵起兵，占据台湾府。蓝廷珍率部进剿，取得成功。是年秋，蓝廷珍复率漳泉兵士百余人，入垦屏东里港，使成村落，这是漳州畲族蓝氏落脚屏东最早的文献纪录。

大致在此期间，蓝廷珍及其畲族族人，从福建奉请妈祖入台，以保佑族人在新开垦地的平安。现台湾蓝氏设立有宗亲会，宗亲会的记录中称：“台中蓝兴宫，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首任大墩区总兵（今台中市）蓝廷珍奉派来台时，亲率家人前赴福建湄洲朝天阁，恭请天上圣母金身随船保护来中奉祀；并斥资于现址兴建寺庙，定名蓝兴宫妈祖庙；且由唐山聘请名僧来台主持，此为蓝兴宫之肇始。至清嘉庆年间，庙宇经百年风雨霜侵，已乏昔日之象，有碍市街瞻观。当时有地方名人林开梅、许其昌等人，倡议修建，并正式将宫号更名为万春宫妈祖庙。”^⑤

万春宫现在也是台湾十大妈祖庙之一，在台湾的妈祖信仰中广有影响。根据《万春宫历史沿革》等文献资料的记载，万春宫妈祖俗称“台中妈祖”，在清康熙年间发生朱一贵动乱，总兵蓝廷珍来台平乱，由蓝廷珍提督亲自赴湄洲朝天阁恭请圣母随船保护，又称“蓝兴妈祖”，登台后先驻驾于台南大天后宫，雍正元年，乱事结束后，才迎接妈祖到大墩庄店（今台中三民路一带），定名为“蓝兴宫”。乾隆年五十一年发生林爽文事件，蓝兴宫遭战火波及，乾隆五十四年修庙复建，但嘉庆年间因为庙宇遭风雨剥蚀，由地方人士募资改建，让原本属于私庙性质的“蓝兴宫”，转变成众人集资的“万春宫”。^⑥

在台中妈祖庙的修建过程中畲族蓝氏的另一

位杰出人物蓝鼎元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蓝廷珍的族弟。康熙五十七年（1718），蓝廷珍升任南澳总兵，便道返乡，论及镇守南澳事宜，鼎元上书数千言，直指“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镇，是闽粤两省门户”；“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书中条陈七大要务，供廷珍参酌，巨细靡遗，洞若观火，深得廷珍赏识。康熙六十年，朱一贵在台湾起事反清，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受邀随行，来台参与军事幕僚的工作。军中往来文书手札，军务、善后、备防诸事，无不参与。他又遍历台湾西部各地，熟悉台湾地理环境，协助蓝廷珍调度军队，料敌如神，对平定朱一贵之乱卓有贡献。

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当蓝廷珍从福建奉请妈祖入台时，庙宇的建筑以及神明的安置等具体事务，就基本上由蓝鼎元来实施完成。据万春宫附近耆老说：万春宫妈祖是蓝廷珍从湄洲请来奉祀；蓝兴庄妈祖庙，则由蓝鼎元鸠工兴建的。万春宫虽毁于日据时代，其文物一部分则被保留下来，现安放于万春宫中，皆十分雅致；疑为当年蓝鼎元兴建万春宫时，请名匠所制。其主殿镇殿妈祖后，有幅“沧龙吐水”图，以国画方式完成，气势磅礴；画工精致传神，为罕见之佳作，经专业鉴定，应为立庙之初，就有此作，存留至今，为他庙所无。^③

值得注意的是，蓝氏三杰对于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多少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因素在里面，但是他们的作为，却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族人即畲族后裔的宗教信仰意趣。《台中万和宫》简介写道：“于台中市，除万和宫外，尚有四座妈祖庙；即中区万春宫，东区乐成宫，北屯区南兴宫，西区朝奉宫，各自拥固定信众。其中以创建于雍正年间之万春宫、万和宫为最早，乾隆年间之安乐宫次之。恰好将台中市区东西分为三部分。三间庙宇创建年代之先后，与台中地区开垦进度有关联。即万和宫和张国有关，万春宫与蓝廷珍、蓝鼎元有关，乐成宫和平和板子铜壶林氏有关。其信徒前二者较为集中，以老街为核心，与交易中心一致。”在这则记载中，明确地指出了台中妈祖庙的建造，与“台中地区开垦进度有关联”，“各自拥固定信众”。这也就是说，蓝氏族人同样是台中妈祖

庙的重要信众的聚居地之一。

正因为如此,经过200多年来的代代相传,这些移居到台湾的畲族后裔,已经把妈祖信仰作为他们赖于传承的宝贵文化精神遗产,倍加珍惜。这正如其后裔子孙蓝孟德在瞻仰自己家族妈祖庙是所感慨的那样:

做为一个有情有义的台湾人,慎终追远,敬仰祖先,是其传统的美德;也是非常自然的感情。认祖归宗;落叶归根;万里返乡,寻根谒祖,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每次带着儿女到台南鹿耳门天后宫拜谒妈祖时,我都会指着那片海土相连的地方,告诉儿女说,那里是北汕尾鹿耳门,那里是当年两位祖先蓝理蓝廷珍渡海平台的地方,虽然沧海桑田,鹿耳门已不复见,但对着儿女,诉说着祖先蓝理破腹孤舟救主,两丈蓝理巨旗,吓破敌胆;蓝廷珍七日平台的故事,……这时,先人神勇破敌的景象,就浮在眼前,历历在目,宛如就在眼前。每次到赤崁楼、官祀武庙逛古迹吃完度小月,或是到台南安平吃虾卷,每年走春到台南祀典天后宫拿通书时,站立在妈祖主殿螭壁前,看着那块“神潮征异”的南澳总兵蓝廷珍谢神恩匾,和那块雍正四年由蓝廷珍以“妈祖涌潮济师事”上奏,雍正御书“神昭海表”的御匾,仍高悬在台南大天后宫。心中就有股莫名的激动;……我就心有荣焉的自问?这真的就是我蓝氏的祖先吗?每次到“一鹿二府三艋舺”的鹿港,去寻找小镇的故事。吃蚵仔煎、喝鱼丸汤,然后到鹿港天后宫访古,听着解说员说这尊是开基“二妈”,是当年靖海侯施琅请部将蓝理去湄洲请来的开基妈祖,全世界只有这一尊,现在大陆祖庙都没有开基妈了,要拜湄洲开基妈祖,就来鹿港天后宫,就是这一尊。……我的心头就会无限的悸动。每次到台中出差,有时同窗好友都会拉着我的手说:“来!去看你家的庙。”我都会莫名其妙。台中万春宫,奉祀着蓝兴妈祖,那就是传言中我家的庙。看着奇特的建筑格局,大门在主殿的右边,还有戴着清朝官帽的公石狮,和那座全台唯一的石牌坊“天后阁”,听着耆老说:“万春宫妈祖是蓝廷珍开垦蓝兴庄把他从湄洲请来的妈祖,迎到这里奉祀的湄洲妈;蓝兴庄妈祖庙,是由蓝鼎元鸠工兴建的。还有那幅‘沧龙吐水’一定要看喔!是别的妈祖庙都没有的。”脚踏在万春宫的庙庭里,真的就有回家的感觉,好熟悉啊!好亲啊!似乎看

到先祖蓝鼎元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万春宫里。^[3]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充分体会到畲族后裔子孙对于先祖业绩以及妈祖信仰的真挚情感与无限崇拜。妈祖信仰已经成为台湾畲族后裔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闽台少数民族崇拜妈祖的文化意义

福建地区除了回族之外,还有蒙古族、满族、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其中以畲族的人数为最多。事实上,现在居住在福建的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不崇拜妈祖的。

福建沿海回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对于妈祖的信仰,如果从文化发展史的视野来考察,特别是从民族文化史的视野来考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政治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经常将“民族”作为表述单位来使用。然而,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却往往充满矛盾和悖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民族”拥有多条语义和多条表述单位的边界。其边界主要有三: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政治性表述;地缘性文化发生形貌和地方人群的历史性表述;某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策略性表述。三者的边界相互交错但不重叠,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主控叙事”的权力化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致使民族的历史性表述产生明显的“制造”性质。历史叙事与历史本身存在巨大差异。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原始的形态就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近现代的民族表述,就愈加接近于“想象共同体”的形象。^[4]

假如用更为通俗化的语言换一个角度来表述,中国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与变迁,主要是受到“文化意识”的影响和“自我表现”的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某种强势的区域性“文化意识”或国家性“文化意识”,将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巨大的、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而不同少数民族间的“自我表现”,既有加强本族内部认同感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应对来自外部“文化意识”影响力的本能反映。这两者的相互作用,造就了现代社会考察民族问题的基本因素。

基于这样的思考,可以这么理解:不同民族之

间的相互关系是多线性的，尤其是民族文化上的影响力，往往超过社会、种族、国家等等领域的界限，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意义。并且，这种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坚韧力量。当某一种民族文化更具有先进文化特征时，这种民族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难于阻挡的。这种趋势，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思考是合理的。因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某一个民族拥有更先进的文化形态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外植性，从而对其他民族产生了文化的变异。然而从长远的历史来观察，则这种外植性无疑推动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进步，因而也就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相反的，那些囿于狭隘地域性的民族文化观念，抱残守缺，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文化与文明的共同进步。文化的超越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

就中国东南区域的情景而言，由于自唐宋以来从中原南下的汉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主导的地位，这种文化势必对于这一区域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力，在潜移默化的历史变迁中，汉族文化包括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在内，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他们的文化意识和日常行为之间，从而成为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福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日常行为出现了许多与他们原来形态不相吻合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变化。伊斯兰教有两大禁忌：一是崇拜异教，二是食用猪肉。但这两种禁忌在福建沿海的回民家族里，如上举的郭氏和丁

氏家族里，早已不是什么禁忌了。崇拜包括妈祖在内的佛道神祇，以及食用猪肉等，只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汉族文化与回族文化的交融，在福建沿海地区得到了和谐的体现。

因此，如果从民族文化发展史的视野来讨论福建的少数民族崇拜妈祖问题，这对于深化南中国区域文化变迁史的整体考察，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 ① 见 2011 年 8 月 10 日福建泉州白奇郭氏回族埭上宗祠筹修理事会：《重修白奇郭氏回族埭上宗祠启事》。启事张贴于埭上祠堂内。
- ② 本碑立于埭上天后宫内。
- ③ 以上三种简介及序文资料，均取自台湾鹿港天后宫。
- ④ 以上简介资料均取自台南大天后宫。
- ⑤ 参见台北蓝氏宗亲会“部落格”。
- ⑥ 以上简介资料均取自台中万春宫。

参考文献：

- [1] 陈支平. 福建族谱[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284-323.
- [2] 郭家齐. 埤上天后宫[C]// 惠安县政协文史委. 惠安文史资料专辑·惠安寺庙宫观教堂录，2005.
- [3] 蓝孟德. 漫谈平台建台清初蓝氏三杰对台湾次级文化妈祖信仰的影响[EB/OL]. (2012-01-09). <http://haoyen-lan.pixnet.net/blog/234589115>.
- [4] 彭兆荣. 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J]. 中国社会科学，2004(2)：137-147.

[责任编辑 刘福铸]